



邹长铭作品选集

底层的事

DICENG
DE
SHI

小说 邹长铭◎著

回望苍茫，我问自己：痛苦吗？痛苦。庆幸吗？庆幸。消沉吗？有一点。放弃吗？尚未放弃。我近乎偏执地认为：我还能表达我企图表达的一切，我还能写一些能让我会心一笑的真正属于我的文字。毕竟我还活着，活在政通人和的当下，活在盛世清平的中国。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邹长铭作品选集

底层的事

DI CENG
DE
SHI

小说 邹长铭◎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底层的事 / 邹长铭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4

(邹长铭作品选集)

ISBN 978-7-222-10803-5

I. ①底… II. ①邹…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6874 号

责任编辑: 段兴民 赵 红

装帧设计: 陶汝昌

责任校对: 范 可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名	底层的事
作者	邹长铭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2.5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刷	昭通新侨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0803-5
定价	36.00 元

遥岑极目中的长者

方宗辉

许多年以前，我偶读过邹长铭先生的小说，但却不知道邹长铭是谁，唯一能够肯定的是他和一条叫金沙江的大河相关，估计是昭通人，或许是梅里雪山下的某地方的文化人。

2001年10月，我来到巧家县工作，偶尔相见一位五十岁开外的长者，因为他满头白发，潜质中有一种与众不同，至少这种不同反映出他的不凡的经历，显现出了几分贵气。

真正结识他是参加县里的一些会议，例如理论学习或者讨论什么县里的重大事件。因为初来，只能听别人发言。此类会议中，很少有与众不同者，发言大都千篇一律，唯有一次会上，听得先生发言，方释怀疲惫和困意，大大地振奋了一次。会后，问及他人，方知此为邹长铭也！

听先生讲话，会让你觉得其博学、深邃，历史、地理、天文、风土人情，无其不通，无其不晓。反正，大道理小道理，经他一说，全都有道理，甚至会让你感到，只要他讲出来，没有道理的都全成了道理。为此，由衷的敬重。故而，每逢有他参加的会议，都要找些理由去听一听，尽量与其套些近乎，想享受一些文化的大餐。

其实，真正知道邹长铭先生今生今世的故事，是他从县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休赋闲的日子，因为他退而不休，不是参

底层的事

加这里的研讨，就是参加那里的笔会，凡昭通文化活动，仿佛都非他莫属。因此，见不到他，就找他的作品来读一读，也从其他方面了解一些他的家世。

先生出生在滇东北昭通古城的一所深宅大院，其祖上曾经为云南近代革命的成功而作出过卓越功勋，故家道显赫，加之，有传闻昭通武学中“邹家拳”与其祖上有关，因而幼时先生生活得十分自在安逸。无奈，时代变迁，旧革命被新革命革了命，其家道由此没落，大院易主，阔少爷沦为乞儿，被人侍候者在较短的时间被改造为侍候别人的人。万幸的是，不知邹家祖上在某件事上积了较厚的阴德，先生有机会再进入学堂，读了些悬壶救世的书，分配到了金沙江畔这座遥远而闭塞的小县城。可想而知，他这样的人，那个时代会给予他些什么？一脸的沧桑和时代同行中的负重，一切都在明了不过了。悠悠岁月，往事如烟，对于先生而言，可以自慰的是，他活到了今天，而且活得很充实，很平静……

假如说，我能为邹长铭先生的《底层的事》说点什么的话，唯有这不成体统的“闲话”。

是为序。

2012年7月于巧家

我和那条江

作者自述

多年前，一位朋友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人和一条江》。他写的那“一个人”就是我，那“一条江”就是金沙江。文中，这位朋友真诚而不失委婉地问：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叫邹长铭的人走近了金沙江畔这座边远、封闭、狭隘却偏又用缅桂花装点出万般风情的唤作“巧家”的县城，而且一呆就是一辈子。我能回答他吗？我该怎样回答他？

我出生在滇东北古城昭通的一所深宅大院里。祖辈曾经显赫过，我因此也得以如贾宝玉一样的在温柔乡里厮混了几年。其时年幼，不懂风情，对宝姐姐林妹妹晴雯花袭人他们的钟情向往，不过是其后在金沙江的风浪里漂泊时无望而又无奈的自慰。根本的转变发生在我五岁那年，昭通解放了，曾经显赫过的邹家大院也难以逃脱树倒猢狲散的必然结局。我当过街头的乞儿，也在茶馆里充任过递烟上茶的小厮，终于有机会进得学校混得一张文凭并被分配到金沙江畔的巧家县当一名乡村医生，于我而言，已是莫大的幸运。

我十分卖力地工作，在牧羊人的“火房”和摆渡人的窝棚里找到了人生自尊而又自卑的支点，却总也无法弥补先天

底层的事

不足的缺陷。于是，某一天，当我莫名其妙地当了“反革命”又成为专政的对象时，瞬间的震惊过后，我接受的是一种宿命的并非故作的坦然。我被押送到乡村去接受口诛笔伐，但我的相濡以沫的乡亲们没有把我当“鬼”而依然把我当人厚待。在有过八次万人批斗大会的经历后，我才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金沙江和金沙江畔这片土地的宽容、博大、诚挚和纯真。1980年平反出狱后，我毅然决然地又回到了金沙江边的巧家。——也曾经有过离开的机会，也曾经离开了但我又回来了。情之所钟，根之所系，命运之所皈依，我别无选择。

行医是我谋生的职业，好像从未想过要当作家却又阴差阳错地混进了作家的队伍。1986年8月，在卫生部宣教司和省卫生厅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我幸运地结识了几位应邀出席会议的作家。我没有想到我在会上的发言竟会得到他们的认可和鼓励：“你为什么不把你所讲的、你所经历的写出来？”果然就写，就如醉如痴地写。自1987年5月《滇池》发表了我的处女作《金沙小镇传奇》后，《滇池》、《山花》、《大西南文学》等刊物又陆续发表了《金沙江·河滩地》、《唢呐余韵》、《痼疾》、《驿道》、《父母官》、《曾梦想有一双草鞋》等小说、散文作品；昆明文联更以签约作家的支持形式，为我提供了3年的专业创作时间。我完成了近百万字作品，小说《金沙江·河滩地》获昆明新时期十年（1981~1990）文学艺术创作奖，小说集《驿道》获云南省第二届文学艺术创作（文学类）奖。

“跨过一个门槛，就是另一世界吗？”说不清楚。1990年5月，当我不得不离开昆明文联回归金沙江畔这片土地时。文学

界于我有厚爱的先生和同道相谋的朋友们都为我惋惜，我却仍只能以宿命的无奈的坦然安顿我自己。我担任了《巧家县志》主编和总纂，惨淡经营，完成了这部 120 万字的地方志乘。欣慰的是，史学界的同道和文学界的朋友们都对《巧家县志》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它也因此获得了云南省修志成果（志书类）奖。修志之余，发表了百余篇论文、文史笔记，出版（刊行）了《新编昭通风物志》、《昭通史话》、《百年风流——咱们昭通人》、《龙云家族秘史》等 7 种著作；也创作发表了《1972：等待处决》、《底层的事》等小说；创作和研究成果分别获《滇池》文学奖、昭通市文学奖和省、市社科论文奖、科技成果奖。

行医，写小说，写地方志、地方史，每一次移情别恋都并非完全自觉的选择。“上帝手里有一半”——其实另一半也从未真实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随缘，或许是可能作出的惟一的选择。望七之年，有机会将多年来发表于省内外刊物、报纸的小说、文史笔记结集交付出版，应该衷心感谢中共巧家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关心与支持，感谢巧家人民几十年不离不弃的关爱与护佑。于我而言，这既是一个交代——对这片土地的交代；也是一个小结——对自己生命历程中已经走过的几十年的小结。回望苍茫，我问自己：痛苦吗？痛苦。庆幸吗？庆幸。消沉吗？有一点。放弃吗？尚未放弃。我近乎偏执地认为：我还能表达我企图表达的一切，我还能写一些能让我会心一笑的真正属于我的文字。毕竟我还活着，活在政通人和的当下，活在盛世清平的中国。

“一个人和一条江”——我不知道上述这些拉拉杂杂的文字能不能回应写那篇文章的那位朋友和所有关心我的朋友。金沙

底层的事

江在我生命中流过，不论它给予我的是欢娱，是悲凉，是幸福，是痛苦，是不死的幻象还是垂死的绝望，我都不会拒绝，我都无法拒绝。

目 录

遥岑极目中的长者	方宗辉
我和那条江	作者自述
金沙小镇传奇(二题)	(1)
边地(二题)	(16)
痼疾	(29)
唢呐余韵	(40)
蒿蓬轶事	(60)
金沙江 河滩地(二题)	(76)
驿道	(96)
父母官	(145)
1972年：等待处决(五题)	(188)
老树荒诞	(227)
底层的事	(270)

金沙小镇传奇(二题)

墨 宝

临江镇最热闹的吊桥边，原由供销社开着一家饭店。九月头，饭店垮杆了。镇西的钱福看上这块风水宝地，甩手撂出八千，买下了三开间的铺面。翻修、粉刷，眼瞅着一幢新崭崭的楼房神抖抖地立起来了。钱福已经放出话来：翻年坎就择吉开张。

钱福原在县招待所掌灶。敲钟上班，盖章拿钱，倒也省心。无奈老婆娘领着一窝崽子在家刨土疙瘩，他每月那五十多块钱的工资养不住老少七口人。后来政策松动，钱福辞职回到临江镇，领着婆娘儿女开了个饮食店。钱福手艺好，心眼活。走进他店里，鸡鸭鱼肉、白菜豆腐、米线卷粉、包子馒头样样齐备。三朋四友聚会要操漂亮的，拖儿带崽赶街图填饱肚皮的，钱多钱少，都能在他店里得个饱足。由是，钱福的名声顺风百里，生意越做越兴旺。小本经纪，活水长流。渐渐地，一家人吃穿二字上不消说，那腰窝油也厚实起来了。

现时，占了桥边的地皮修起了楼房，择吉开张的口风也放出去了，钱福却为着一桩心事，搞得毛焦焦的，不得个安稳。这天，中心小学的刘校长来串门。钱福虽是经商，偏喜和教行里的打堆。忙上灶掌勺，煎炸蒸炒，端出几样精致的菜肴，提过一瓶“醉明月”，传杯换盏之际，把心事向刘校长坦露了。刘校长还没听他讲完，已先有三分惊奇，定定看着他，暗想：相

底层的事

处日久，竟没看出这钱福有如此的见识，如此的肚才。待得钱福讲完，刘校长背剪双手，在当地踱了几个来回，才如此这般的传授了钱福一条妙计。钱福一听，喜不自胜，立马备办了七方八肘、糖茶果酒诸般礼品，请刘校长开具了礼单，恭而敬之，虔心诚意地去拜访临江一杰——吴老先生。

吴老先生讳泽厚，祖籍临江镇。乃祖早年外出投军，护法讨袁之时，一刀一枪也搏了个不小的前程。民国中兴，沾祖宗荫庇，童稚之年的吴泽厚跟着父母到县城读书。这吴泽厚也怪，既没有承继祖业习武，也没有跟着吟风弄月的父辈学文，偏恋上了不文不武、亦文亦武的医道。头悬梁、锥刺股自不待说，未到而立之年，吴泽厚不但医术精到，就是诗词歌赋，棋琴书画之类，也冠绝一时。解放后，政府对他也看重，在县里医院当了主任。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五七年被一阵狂风吹落了冠盖；“文革”开始，又被遣送回原籍监督改造。时下，虽早已落实政策，儿孙又都在县城做事，吴老先生眷恋临江镇的山水灵秀，民风纯朴，说什么也不愿离开。领一份退休金，效前贤靖节先生所为，过着采菊东篱下的悠然日子。

转出镇街，沿江岸走一段，看得见吴老先生的居所了。一堂草房，环绕半圈翠竹。依临金沙江的崖岸上，是一排垂柳，深冬时节，看不出那绿烟凝碧的妙处，却依然不失虬枝盘屈、老到沉毅的神韵。柴门半开，三五丈见方一个庭院，摆几盆金菊玉桂、珠兰文竹。此时，老先生正斜倚在躺椅上看书。钱福也算见过些世面的，但此时仍不免忐忑忐忑，心虚怯场。远远站着，又把那言语应对的礼数复习几遍，才理理衣衫，笑着上前施礼。“吴老先生，您，好精神呀！”

“是钱福。坐，坐吧。”

钱福在一旁的石凳上卸下背着礼品，掏出《红山茶》巴巴

结结递过去。“老先生，请抽烟。”

“多谢多谢。没这福气，你知道的。”说着，端起紫砂陶茶壶，抿一口，又问：“听说，你把桥边的房子买下了？”

“十月间的事。现时都翻修完工了。”

“不问世事，也就不知道。早几天才听说。”老先生微微一笑。

“不瞒老先生，原来我那铺面堂口太窄，有几个客人都怠慢了，逼着在吊桥边从新立个铺面。”

“唔，像个干事业的样子，有气派。”吴老先生连连点头。

钱福看吴老先生高兴，正是说话的时候，上前一步，又退回来。为啥？吴老先生半躺在椅子上，钱福怎敢居高临下和他说话？只好诚惶诚恐地蹲下，仰起头和老先生说话：“房子是完工了，用具也备办齐了。今天来，有件事要求老先生……”

“哦——，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求您赏个名号。”

“呵！”吴老先生眯缝着眼，看定了钱福。“钱福呀，我吴某一生坎坷，你不怕沾了晦气？”

钱福不敢抬头。“借重老先生的人品学问，道德名声。求您好歹赏个名号。”

“嗬嗬嗬，亏你看得起我。”吴老先生抚髯喜笑，沉吟片刻，说：“这饮食买卖一道，常有借助山川地理而享盛名的。临江镇因金沙江而得名，你在临江镇上营生，何不就用‘金江酒馆’四字？应景、上口，又顺遂了财源兴盛不竭之意。如何？”

“多谢吴老先生。”钱福单膝点地，双手抱拳，行了大礼。吴老先生忙欠身去扶，钱福却不起来。“还有一事，求老先生成全。”

“说吧。”

底层的事

“还请老先生大笔一挥，赏金江酒馆四字。”

“哈哈，得陇望蜀，人皆如是。”本心话，吴老先生得钱福恁地尊崇，也受活得很。不过，贸然应承又不免失于浅薄。“不是驳你的面子，我那几个字不归体，上不了台面。”

钱福思忖，是该表示的时候了。掏出礼单，双手呈上。“不成敬意，请先生笑纳。”

好半天，礼单还在手里，钱福忍不住抬眼望去。不望不打紧，这一望，暗叫一声“不妙”……但见吴老先生双目闭合，鼻息迫促，三绺苍髯竟自簌簌抖动，满面端肃凛然之气。钱福心里发毛，正欲趋前照料，老先生开口了：“你去吧！怎么来的还怎么回去。此后，也别上我的门了。”

“礼轻情重，容当后报。老先生别嫌弃。”

吴老先生起身进屋，“咣当”关了堂屋门。

钱福愣一阵，想想，言谈应对中并没有冲撞吴老先生之处。乡里有句俗话：财大气粗。钱福不是这种人，可也从不在人前低鄙下贱地讨生活，就是蹲檐坎卖凉粉那阵，胸中也自有三分豪气。今天，遭如此冷落轻慢，想头可就多，由不得垂泪、叹息！

“热脸巴贴冷屁股，何犯益。”婆娘抱怨。“不要他那几个狗脚迹，照样做生意。”

“你懂个毬！”钱福脑门上火星子溅。婆娘眼窝子浅，哪能体谅他的胸怀志气。

“我不懂，我是不懂！我又没有一千八百的揣着，三江四码头的讨见识，我能懂？”婆娘的话是冲他来的，钱福不吭声。

婆娘心软，看男人愁得眉毛都拧得下水，不忍再说了。递过一杯茶，划火柴点燃烟，轻言细语地劝：“不是我充行，你也有点懵懂。平素看戏文没见？但凡秀才举人，都有股要

脸不要命的酸气。你大白青天鸣锣响鼓送去，他能要？不怕落人褒贬？”

有道理。钱福默着。过细想想吴老先生的为人，又断不是那种装腔作势，吃人羞人的龟孙。——这些年，烟酒打点、钱财通融这类事情，经过见过亲手料理过的不是一件两件。察言观色，揆情度理，吴老先生都不是那号人。无计奈何，钱福只得又去找刘校长讨教。

钱福把拜访吴老先生的情形：如何应对，吴老先生起始如何夸他“有气派”，如何赏名，后来又如何突然变脸讲了个八九不离十。刘校长捉摸半天，又出了个主意，钱福一听，有点玄。再一想，忍不住拍案叫好。于是，刘校长捉刀，以钱福名义给吴老先生写了一封信。

吴老先生台鉴：

钱福虽市井小民，却也粗知礼仪。拜求墨宝，理当孝敬润笔。固知非老先生所愿，敬重斯文，秉承古规，钱福不能不为。老先生清风朗月，声名播于四邻，节操闻于乡里，钱福高山仰止，岂有不知？然则老先生日前所为，置钱福于不仁不义、无规无矩之地。智者千虑，终有一失，能不体恤钱福向善之心？“金江酒馆”既已蒙老先生踢名，也必得老先生手书方择吉开业。

乞
示

钱福顿首

按刘校长的指点，钱福又玩了个狗解手，把信从邮电所挂号寄出。说也怪，信一寄出，虽吉凶未卜，郁闷、壅闭的胸臆，无形中宽松、安适了许多。

这一天，逢街子，钱福正在灶上忙碌，婆娘战惊惊拢来，

底层的事

悄悄说：“吴先生来了。”

“哦……”钱福放下手中活计，撩起围腰揩净手，急匆匆往外迎。临出门又踌躇了：那信定是收到了的，今日来，是赏脸还是问罪？偏着头往外瞧，吴老先生后面还跟着刘校长，更觉满腹狐疑。横下心来想想，管你来的是谁，为着何事，进门是客，一样待承。不能过分巴结，要是过分巴结，吴老先生忌讳，我钱福也委屈。主意打定，稳稳重重上前。“吴老先生，刘校长，二位请坐。”

那两位谦让着入座，钱福一旁问：“请点什么？”

刘校长请吴老先生点菜，吴老先生无所谓地笑笑，“乘兴而来，自然是客随主便。”

得这句话，钱福又问：“喜欢什么酒？”

“醉明月。吴老您看如何？”刘校长说，还朝钱福意味深长地笑笑。

“好！醉明月。”吴老先生拍板。“李太白有诗：‘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们是相对又相亲，是吧？呵呵呵……”刘校长忙赔上一串笑。

钱福亮开嗓门报堂口：“红濡鱼、怪味鸡、软炸腰片、芙蓉肉丝各一盘，醉明月一瓶。”躬腰，赔笑，道一声“请稍候”，走了。

掌勺、上盘、端菜、倒酒，眨眼间，钱福把两位贵客安顿得周周到到。

“钱大师，你生意好兴旺。”刘校长找话说。

“嘿嘿，沾政策的光，也靠乡亲们捧场。”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看，还靠你钱福手艺好。”吴老先生不是客套，实打实夸他。

钱福像喝了两杯茅台，立时三焦通泰，四体舒扬。吴老先

生夸他，明显没把他看扁。平常，一个街子送往迎来不下二百人，说好说坏都有，咋说咋听，不关事。可吴老先生非同常人，金口玉牙，哼一声也有讲究，何况夸他；会没有缘故？心里这样想，那模样大约更受看了。“两位慢请，慢请！”

回进厨房，一不操刀二不上灶，乐滋滋坐着出神。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听吴老先生喊算账，兴冲冲走出去，待点着盘子，小九九一扒拉，又有几分不自然。为何？吴老先生吃的是当家菜，用料讲究，做工精细，价钱也就不一般。四盘菜一瓶酒，不多不少四十二块整。钱福心里有数，这两位名声好听，钱文上却有限得很。要少算几文，细想又不合情理。做生意，居心要正，明码实价，老幼无欺，贫富一律。进一层，要是吴老先生看出自己卖人情，堂堂正正训导几句，脸往哪里摆？心定了，一流二水结账：“红濡鱼六块五，怪味鸡八块，软炸腰片八块，芙蓉肉丝七块五，醉明月十二块，总计四十二块。”

“没算错吧？”吴老先生问。

“咋会错呢？不会。”

吴老先生付了款，走出大门的当口，回身拱手，笑咪咪说了声：“恭喜发财！”

钱福送出门外，跟着走了一截，正要告别转身，吴老先生开口了。“钱福……”

“吴老先生……”

“你不是要几个字吗？明天来拿吧！”

“多谢吴老先生……”钱福鼻子酸溜溜的，想哭。

回进店堂，开口脆生生喊出两个字：“桂花”——这是老伴的大名。几十年没这么亲热地呼唤过了，猛可出口，钱福不觉得麻筋，老伴臊得手脚没个放处。“儿大女成人的，疯了。”

“那事成了。”